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联合主办  
羊城晚报社

2022年8月19日 星期五 要闻编辑部主编/责编 吴大海/美编 黄绮文/校对 黄文波

合作网站: 文史广东 <http://www.gdsws.gov.cn/>

访谈

名人故地保护 可引入更多专业力量

李劲堃

(广东省政协常委、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美协副主席, 广东省文联主席, 广州美术学院院长)

羊城晚报: 对于十香园、春睡画院、天凤楼等故地的保护修缮, 如何更好地传承岭南画学精神?

李劲堃: 我认为, 社会有责任对名人故地进行前瞻性保护。无论是过去“二高一陈”、关山月、黎雄才等岭南画派名家, 还是其他领域的近现代名家, (我们)都甚少在他们在世时, 完整保存其故事、作品和痕迹。

羊城晚报: 对于名人故地的修缮保护、活化推介应该注意什么?

李劲堃: 目前对于名人故地保护活化的方式、方法, 我认为还有更多提升的空间。我在政协会议上提出过, 名人故地不应只委托属地相关政府机关管理, 还可依据专业领域, 委托学术机构、教育机构管理。如果对名人故地进行专业序列化托管, 有助于更好地

地活化利用, 同时也为专业机构提供研究、教育的重要现场。我一再强调, 对于新确定的名人故地, 政府应该提前介入保护, 更要提前并着力保护好文化财产和文化故事。客观上看, 关山月、黎雄才两位文化艺术大家的美术馆, 都没有建在广州, 实属某种遗憾。我认为, 广州要留住更多重要文化名人、经典名作, 提前介入是非常关键的思路和举措。

羊城晚报: 在这些名人故地, 可以怎样发掘、讲述广东的美术故事?

李劲堃: 对名人故地的保护, 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大众。在利用这些资源讲好广东故事的时候, 尤其要注意专业性, 要警惕牵强附会, 甚至弄虚作假。

对于名人故地的运营维护, 可以引入更多力量共同参与, 尤其是专业力量, 实现效果上1+1>2, 成本上1+1<2。专业力量的介入, 可以令名人故地的应用形式更多元化。像一些合适的红色名人故地, 如果能建起党史纪念馆, 让老师能带着学生在历史发生的地方挖掘、研究出更新、更深入的故事, 岂不是更好?

陈树人故居旧址亦成纪念馆

延伸

樟(chū)园旧址在广州东山署前路10号, 现为陈树人纪念馆, 纪念岭南画派“二高一陈”当中的“一陈”——陈树人先生。1987年, 陈树人亲属将樟园遗址无偿捐赠给广州市人民政府; 1988年, 陈树人纪念馆落成, 免费对外开放。2020年5月30日, 陈树人纪念馆修缮竣工, 是一栋两层建筑。

樟园曾毁于抗日战争, 旧观已不得见。据资料描述, 它的布局分为三重: 进门先道观前, 左边有一小塘, 临水筑一小亭“勺亭”; 步入可见一栋两层砖木结构的楼房, 名“古翠楼”, 为陈树人一家居所; 最后一重为其画室“草绿山堂”, 山堂采用南方特产大楠竹搭架, 四面用竹篾围成墙壁, 壁上装有玻璃以采光。

现在的纪念馆里特别安排了一个房子, 纪念陈树人的长子陈复。陈复先后在日本、加拿大和莫斯科留学, 在莫斯科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 他回国后参加革命, 先后在天津、广州等地印发报刊、书籍, 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1932年在广州被反动派跟踪绑架, 后被害, 年仅25岁。

(感谢岭南画派纪念馆大力支持)



十香园纪念馆俯瞰

岭南重光在今朝 十香春睡画派

「动」方为岭南派

一个画派的形成, 并非一蹴而就。近年来, 随着广州美术界、学术界深挖岭南画学源流脉络, 从十香园到春睡画院的历程越发意义宏阔。

传统画家教授学生, 多从临摹开始, 居廉则不同, 他非常重视带着学生去写生。在广东画院院长、广东省美协主席林蓝看来, “居师”(居廉)开创了岭南画派最重要的传统——写生: “他在十香园养花鸟, 用提篮装着颜料笔墨, 在花园写生, 这是开创性的观念和实践。”

居廉所绘花鸟草虫传神, 正得益于写生。高剑父在《居古泉先生的画法》中记载道: “师写昆虫时, 每将昆虫以针插腹部, 或蓄诸玻璃箱, 对之描写……当是时也, 真有‘不知草虫为我耶, 抑我为草虫耶’之哲学。”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蔡凌认为, 居廉能如博物图一般剖析物种结构, 很可能与西方的博物图在珠江三角洲的早期流播有联系。居氏的交游圈中既有文人绘士, 又有大量十三行行商客人, 并有伍德彝等行商后人作弟子, 居廉很有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 改革其画技与绘画观念。

2021年10月, 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学院展出的《从十香园到春睡画院——广东中国画教育的现代转型研究展》, 就侧重探讨了广东画人在中国画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的角色和作用。居廉教画时同时教多个学生, 打破了过去传统师徒授受的模式, 由此开启岭南画人在美术教育现代化上的探索。

相关研究者认为: “关山月曾说, ‘动’起来才是岭南派。‘动’既是指作画内容的生动, 也指画家必须经常接触大自然、接触社会, 要经常走动, 而且作画必须有所变化、有所创新。”十香园到春睡画院的培养模式也直接影响到其弟子对后人的培育模式, 可谓一脉相承。

时至今日, 林蓝还将居廉、居巢在十香园所作的写生花鸟作品, 挂在画室墙上, 时刻观摩, 参照自身。 “过去自己侧重对花鸟题材进行提炼表达, 写心中的花。”她说, 而今希望回到生活当中, 不断再出发。

十香园纪念馆内游人如织



十香园纪念馆内游人如织

新闻追踪

柏园修缮又有新发现!

在两个月后的“史语所”创办纪念日, 主题展览将对公众开放

全手工清理建筑物表面

展览将梳理史语所学术贡献

“最开始对建筑进行测绘时, 我就留意到门廊上有一些隐约可见的线条。”蔡凌说, 有了这一观察, 她特地交代施工人员在清理拱券门廊时要格外小心些。

拱券门廊将柏园东西两座连接起来, 修缮前门廊上的“白色”方砖曾十分显眼。直到前几天, 它的本来面目才彻底展露: 原来, 白色并非方砖本色, 仅是一层人为刷上的外墙漆。清洗之后, 红砖与绿釉花砖相间的景象才得以重见天日, 颜色和纹样都大为改观。

蔡凌介绍, 以前的墙面是住户涂上的白色外墙漆, 厚厚一层, 黏性还特别大: “现在还能看到一些白色残留物, 如果全部磨掉对砖的损害太大了, 所以我们采用手工, 一点一点清理。”

清理建筑表面的加建物是柏园修缮活化中的重要工作。除了

拱券门廊, 花阶砖地面、门窗、屋内拱券等的清理均采用全手工方式。

记者看到, 在柏园西座一楼, 两名工人正在重新给地面铺设花阶砖。“原来地面是住户铺的大理石, 我们靠人工敲掉, 发现下面的花阶砖已经发生了沉降。我们只能一块一块取出, 先平整好地面, 再重新把砖铺回去。”蔡凌介绍。

她还介绍, 除西座一、二层属于公产外, 其他房产都属于私人业主, 因此, 目前柏园的修缮与活化主要针对西座一、二层。

“修缮第一步是拆除加建的东西, 第二步是判断它之前应该是什么样, 尽可能恢复它原来的样貌。”蔡凌告诉记者, 做完基本的清理工作, 接下来还会修复楼梯、给门窗上油漆, 对外墙进行全

面清洗。

1928年10月22日, “中研院史语所”在柏园正式成立, 这是中国第一个国立考古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等现代人文科学的研究机构, 其价值逐步获得世人关注。

柏园的修缮从今年4月开始。4月18日,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收到国家文物局批示, 正式启动对柏园的修缮保护工程。随后,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柏园开放空间完成测绘工作和部分数字信息采集工作, 并建立数字化档案。

5月31日, 任粤全国政协委员许瑞生带领省政协文化和文史委调研组赴广州越秀柏园开展自主调研。紧随其后, 《羊城晚报》在《岭南文史》专栏对柏园进行深度报道。

多方支持下, 柏园的修缮与活化步伐进一步加速。“到6月15

日, 这里的住户全部顺利迁出。我们开始进行全面测绘, 做修缮方案, 随后施工队开始进场。在目前不久公布的第十批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中, 柏园也位列其中。

蔡凌向记者透露, 今年10月22日,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广州”(暂定名)主题展览将在柏园西座二层开幕。“选在10月22日, 是因为‘史语所’的创立日期。我们将以展览的形式, 把‘史语所’的创办历程及它对中国学术体系的贡献展示出来。”蔡凌说, 同时, 柏园西座一层将引进广东文旅融合创新发展项目“粤书吧”。

作为项目负责人, 蔡凌几乎每天都会到柏园查看进度, 并用手机拍下修缮前后的样子。“每次来都能看到新变化, 记录这个过程非常有趣。”她对修缮后的柏园表示期待。

2022年2月18日, 羊城晚报《岭南文史》栏目刊发报道《二沙岛上天风 画派岭南又奇峰》, 探寻“岭南画派”一代宗师高奇峰旧居天风楼, 讲述了“岭南画派”天风一脉百年传承、渡海光大之路。报道引发广泛关注, 应读者提议, 羊城晚报记者接连走访十香园、春睡画院、樽园等其他“岭南画派”代表人物旧居故地, 探寻这张岭南文化重要名片的历史传承与精神内核, 以期成为当下艺术创作与名人故地保护修缮提供参考。

图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 朱绍杰(除署名外)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通讯员 任海虹



高剑父在春睡画院 (岭南画派纪念馆供图)

去, 庭院有口井, 旁边有棵老竹桃, 另一边则有一棵梧桐树。“父亲写画, 居住的地方很简陋, 就在二楼, 全是木头搭建。”高勋节说。

在春睡画院, 高剑父践行了自己的艺术主张: “绘画要代表时代, 应随时代而发展。”在教学上, 他主张兼容并包, 鼓励门人自立门户。由此, 春睡画院走出了不少艺术大家: 关山月、黎雄才、方人定、司徒奇、杨之光等。高剑父特别体恤学生, 不少弟子家里穷困, 高剑父便免去学费, 黎雄才就是例子。

1938年广州沦陷, 春睡画院被日本人炸毁, 高剑父赴澳门。抗战胜利后, 高剑父又回到广州, 在春睡画院原址创办“南中美术学院”; 1947年, 他出任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之职。1951年, 高剑父在澳门去世, 而他的艺术宗旨与精神被发扬光大。

考古工作者找到了三座主体建筑的遗迹: 今夕庵、啸月琴馆、紫梨花馆。他们按照百年前的地基遗址, 进行了复原。据记载, 今夕庵本为居巢作画、会客、日常生活起居之地。他去世后, 改为居廉供奉佛诵经之所; 啸月琴馆是居廉住所兼画室, 以其收藏的古琴名; 紫梨花馆是授徒作画的场所, 室内东面为书房, 高剑父、陈树人等曾在此作画。

据当年居氏后人居玉华女士回忆, 抗日战争期间, 在此驻扎的日军军队离开前把大部分建筑拉倒, 仅剩下紫梨花馆, 十香园几乎毁于一旦。

1983年, 十香园虽被定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但残存的百年故园已经成为危房, 不断有声音呼吁修复十香园。广州市海珠区于2006年启动“十香园”的修缮工程。2009年, 当地进一步对十香园进行保护和开发, 围绕着十香园旧址, 扩建出美术展厅、休闲广场等功能区域。

2004年8月28日, 位于广州市越秀区盘福路口的盘福大厦热闹非凡。广东本地文化艺术名家与来自海外的岭南画派美术家代表齐聚于此, 共同见证高剑父纪念馆落成开馆、春睡画院修建完工。当时主流媒体报道称, 这是广州市乃至全省首个采用创新方式修建的文物场所。

盘福路朱紫街87号盘福大厦所在本是一片平房, 原85号至91号, 是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高剑父先生聚徒讲学的“春睡画院”旧址。随着城市的变迁, 几座十几层的高楼取代了平房。如今, 春睡画院故址挂着“高剑父纪念馆”的牌子, 而复原的“春睡画院”则位于盘福大厦14楼天台。

综合相关历史报道, 从百年老宅到空中纪念馆, 高剑父纪念馆落成及春睡画院修建前后经历约20年。1984年, 在关山月先生的反映下, 时任广州市委书记欧初提出“修建岭南画派纪念馆”。1989年, 高剑父先生家属将春睡画院旧址房产无偿捐献给广州市人民政府, 并把一批书画捐赠给广州市文化局。

1993年, 广州市人民政府拨款修复春睡画院旧址, 并建立了高剑父纪念馆。1994年, 广州市政府对该馆进行重建。重建采取了最新的文物复建形式, 与房地产公司合作开发建设, 在旧址上建起了盘福大厦。首层为高剑父纪念馆, 而原位于地面的春睡画院旧址, 则迁到旧址上面。

如今, 乘坐电梯来到盘福大厦高剑父纪念馆馆长李琰表示, 岭南画学后人在这里用自己的方式致敬前辈。正屋的对联“上马杀贼 折衷东西岭南画派宗师”, 概括了高剑父的一生; 东厢房悬匾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刘济荣题写的“倚剑丹青”, 西厢房悬匾为著名画家欧豪年题写的“西学东进”……

1920年后, 辛亥革命元老高剑父决意淡出政坛, 潜心绘画, 旨在艺术领域发起“革命”。革命家黄兴据诸葛亮诗“草堂春睡足, 窗外日迟迟”, 给高剑父居处题额“春睡草堂”, “春睡画院”遂得名。1930年, 高剑父购得朱紫街87号, 春睡画院此后便固定于此。

高剑父之子高勋节生前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回忆, 这间房产于1930年以低廉价格购得, 全家都搬到此处。据他描述, 画院大门一进

在成为革命者之前, 时年14岁的高剑父曾求学于清末著名花鸟画家居廉, 在十香园(现广州市海珠区怀德大街)学艺。岭南画派先贤居巢、居廉居于此, 他们开创的“撞水”“撞粉”技法被后者沿袭至今, 十香园也以“蒙馆”形式, 培养了近代岭南大批美术人才。因而, 十香园被誉为“岭南画派摇篮”“岭南画派的发祥地”。

2007年, 这座原本已经荒芜的小院突然热闹起来。考古队员、勘察人员在寻找当年十香园的地基, 收获了一张居氏后人捐赠的手绘《十香园原貌图》, 开始复原工作。其后, 不仅按原样复建了十香园, 还揭开了一段与岭南画派发端有关的历史。

1864年, 居巢和居廉“宦粤西二十二年始归故里”, 回到了广州。居廉在此种植了多种花卉, 供写生用。园内遍植素馨、瑞香等十种香花, 故名“十香园”。



▲清理后的拱券恢复原来的模样  
▶工人正在清理拱券表面的白色墙漆

大师从此起步

百年故园新生